

爱情鸟译丛



*Aiqingniao
Yicong*

伊韦特

4
莫泊桑 著 ©李玉民 译

人民出版社

o. Yicong &

icong

I565.4

M840

伊索特

[法]莫泊桑 著 ©李玉民 译



89395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伊韦特 / (法) 莫泊桑著; 李玉民译. — 成都: 四川
人民出版社, 2000.4
(爱情鸟译丛)

ISBN 7-220-04882-3

I. 伊... II. ①莫... ②李... III. 中篇小说
— 作品集 — 法国 — 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1375 号

YI WEI TE

伊 韦 特

[法] 莫泊桑 著

李玉民 译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技术设计

杨 海
文小牛
杨 潮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<http://www.booksss.com>

E-mail: 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6679239

印 刷

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

开 本

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

7.625

插 页

4

字 数

175 千

版 次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

1-8000 册

书 号

ISBN 7-220-04882-3/I·736

定 价

15.00 元

■ 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译 序

李玉民

爱情鸟唱出的歌，无论喜悦的还是悲伤的，都那么和谐，那么美妙动听，那么深情和浪漫。

然而有时，爱情鸟也唱出不和谐音，似乎也很美妙动听，但说不上喜悦，也说不上悲伤，同样说不上深情和浪漫。

这不和谐音，也许是爱情的变调，是爱情的变奏曲，听来总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。不能说没有情，但这是无处宣泄便胡乱宣泄的激情。也不能说不浪漫，但这是求而不得便超越浪漫的浪漫。

《玛依·列斯戈》和《伊韦特》，就是这种爱情变奏的法国两支名曲。

《玛依·列斯戈》发表于1731年，是一百多年后小仲马的爱情小说《茶花女》（1848）的创作样板。这篇小说还由马斯奈作曲，改编成为歌剧《玛依》（1884），并由普契尼作曲改编成为《玛依·列斯戈》（1893），是西方歌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。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，以及它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，也远远高于后来的《茶花女》。

《玛依·列斯戈》的作者普莱夫神甫（1697—1763），青年时便当了修士，他多次逃离修道院，过了二十年的放浪生活，同时爱上文学，创作出数量惊人的多题材作品，但是大多都被后世遗

忘，惟独卷帙繁多的《一名贵族回忆录》中的第七卷，《格里厄骑士与玛依·列斯戈的故事》流传于世。

这是一篇带自传色彩的故事，颇有悔悟劝诫的意味，还多少流露出一种自我欣赏，甚至自鸣得意的口气，讲的是年轻的骑士格里厄与少女玛依的一段恋情。格里厄在一家旅店同玛依邂逅相遇，为使她逃避当修女的命运，便毅然抛弃家庭和前途同她私奔了。然而，玛依天生好享乐，她的爱少不了物质和金钱，在追求享乐和财富方面，往往不择手段，多次毁掉爱情而委身于阔佬。格里厄却在情欲的驱使下，委曲求爱，为了攫取金钱供她享乐，他不顾出身、名声、道德和信仰，一再堕落成赌徒、骗子，甚至罪犯。最后，玛依作为堕落的女子，要被流放荒凉的北美洲，格里厄再次抛弃一切，舍命相陪。格里厄早就预感到，这种情恋等待他的是什么后果。他多次对玛依说：“为了你，我的前程和名声全要葬送了。在你的明眸中，我看到了这种命运……世间一切富贵荣华，只要与你我所期望的相抵牾，就全都不值一提，既然我心中的一切，统统抵不住你的一瞥。”

这篇小说表现一种可怕的情欲的力量，不可理喻也不可思议。结果也不难想象：格里厄亲手将玛依的尸骨埋葬在异国的荒丘，准备以死殉情而未遂，才决意返回法国，要以明智而规范的生活弥补他的放浪行径。这故事中阻遇男女主人公相爱的，主要不是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，在私奔之后也不是出身门第了。这三种遏制爱情的传统力量，在书中显得十分软弱和苍白。不时将玛依从格里厄身边拉走的，却是她追求享乐的天性和支撑享乐的金钱。

《玛依·列斯戈》表现情爱的扭曲和变调，是娼妓文学系列的开端。此后如巴尔扎克的《娼妓荣辱记》、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、左拉的《娜娜》等，都是构成这一系列的重要作品。

莫泊桑（1850—1893）是描写爱情的高手，他的代表作都是构筑在爱情上的，如《一生》（又译《她的一生》）就是失落纯洁之爱梦想的一生，《漂亮朋友》（又译《帅哥儿》）是写以爱情为手段往上爬的一个帅哥儿。莫泊桑生活在淫风盛行的时代，自然也写出《羊脂球》、《伊韦特》这样的作品。

伊韦特的母亲是一个以“爱情”为职业的交际花，凭其姿色靠情夫供养，得以摆脱普通劳动妇女的命运，过上类似贵妇的生活。她凭着“本能和天生的机敏行事，接受金钱就像接受亲吻一样自然，根本不加以区别”。她主持冒险家的乐园，向阔佬提供玩乐的场所，而她如花似玉的女儿伊韦特，也成为她这种社交的资本。天真烂漫的伊韦特有一批“求婚者”，她生活在“幸福”中，哪里知道命运的残忍安排。她发现母亲身世的秘密，而鉴于母亲的这种交际花的身份，她也就不可能通过婚姻跻身上流社会，因为，那些所谓的求婚者只想同她调调情，谁也不会认真考虑娶她为妻。伊韦特的爱情婚姻梦想破灭了，就企图以死同命运抗争，服用麻醉药自杀，但是除了产生一点轰动效果之外，什么也没有改变。最终她还是贪恋生活，走她母亲的老路，争取当个多点体面的高级妓女。

真让人怀疑，这究竟是不是爱情鸟唱出的歌？调子为什么变得这么厉害？不能说格里厄、玛依、伊韦特所追求的不是爱情，然而他们的表现，为什么同初衷相去甚远？只因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，爱情有时又同金钱发生了扯不清的关系，失去了同门第观念、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相抗争时的纯洁和美丽。而这类故事，再经爱情鸟唱出来，自然就变了调，变得香艳而淫逸了，丧失原初的清纯的味道。

变了调的情爱，甚至逐渐变为一种时尚。

两个朋友嘴上叼着雪茄，慢悠悠朝前走。他们身穿礼服，风衣搭在手臂上，胸前插着一朵花，帽子稍微戴歪点儿，显得悠闲自在，这也是人们酒足饭饱之后，在和风中散步时常有的情态。

二人上中学是同窗好友，亲密无间，结下了牢固而忠诚的友谊。

若望·德·塞尔维尼身材矮小灵巧，有一点秃顶，体质有点单薄；但是，人很风流潇洒，胡须卷曲，眼神明亮，嘴唇薄薄的，一副过惯夜生活的男子形象，仿佛生在长在大街上，别看总是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却从来不知道疲倦，别看脸色苍白，但却精力充沛，正是典型的身体单薄的巴黎人，经过健身、击剑、淋浴和蒸汽浴，人为培育出一身矫健之力。他颇有名气，这其中有些他婚姻的原因，也有他的才智、财产和社会关系的因素，当然还有一些男子独具的那种善交际、态度蔼然、名流的风雅等缘故。

况且，他是个地道的巴黎人，举止轻佻，性情多疑又多变，经不住诱惑，既刚毅又优柔寡断，凡事敢为又一事无成，原则上自私自利，冲动起来却又慷慨大方。他吃穿用度很有节制，寻欢作乐也很讲分寸。他内心冷漠又有一腔激情，时常心灰意冷，又总能振作起精神，受到相互对立的本能的控制，索性就随心所欲，而恣意欢乐也自有其道理，那逻辑就像风标一样随风转，利用各种时机，绝不花费心思去创造时机。

他的同伴莱翁·萨瓦尔也同样富有，但是身材魁伟，仪表堂堂，正是走在街上吸引女人回顾的那种男子。他给人的印象是一尊男子汉雕像、人类的一个良种，如同送往展览会的一件展品。由于过分英俊，过分高大，过分魁梧，过分健壮，他就有点过分放纵，过分利用自己的长处作孽。他在情场上的艳事数不胜数。

二人走到滑稽歌舞剧场门前，莱翁·萨瓦尔问道：

里，人人都佩戴各种各样的勋章，都素昧平生，都是王公贵族，都有爵衔称号，除了密探之外，都是他们大使馆不摸底细的人。大家动不动就大谈特谈荣誉，动不动就摆自己的祖先，动不动就讲述自己的经历，全是牛皮大王、谎言家、骗子，同他们的名片一样危险，同他们的姓名一样唬人，必要时也很勇敢，但是行径不啻只有舍命才能劫人钱财的凶手。总而言之，他们全是苦役犯监狱中的英雄豪杰。

“我敬佩他们。他们都值得探究，值得了解。他们讲话很有意思，往往很风趣，绝不像法国公务员谈话那样平淡无奇。他们的夫人个个都是佳丽，带着一股异国他乡的浪劲儿，以及她们身世的神秘性：她们的身世，也许一半时间是在教养院里度过的。一般来说，她们的眼睛美妙无双，秀发无与伦比，具有名副其实的职业上的容貌，有一种迷人心性的姿色、一种令人发狂的魅力、一种无法抗拒的妖媚！她们都是女强人，好比从前啸聚劫道的兵痞，好比猛兽，真正的雌性猛兽。我真是敬佩她们。

“奥巴尔第侯爵夫人，正是那群亮丽的坏女人的典型。人已成熟，又始终美丽，既迷人又柔媚，让人感到她骨子里就是淫荡的。大家在她那里赌博，跳舞，吃夜宵，玩得非常开心……总之，上流社会的生活乐趣，她那里应有尽有。”

莱翁·萨瓦尔又问道：

“你做过她的情夫，或者现在是她的情夫吗？”

塞尔维尼答道：

“我没有做过她的情夫，现在不是，今后也绝不会成为她的情夫。我嘛，我是冲她女儿才去的。”

“哦！她有个女儿？”

“她有没有女儿！一个小娇娃，亲爱的。如今，她是那座青

楼的最大吸引力。她年方十八，情窦初开，细高挑的个头儿，秀色可餐，那头金发同她母亲褐发一样美丽，她总是那么喜气洋洋，总打扮得像参加晚会一样，嘴边总挂着笑容，跳起舞来全身心投入。哪个能把她弄到手呢？或者说，哪个已经把她弄到手啦？不得而知。我们有十个人在等待，都抱有希望。

“这样一个女儿，在侯爵夫人这种女人手中，就是一笔财富。不过，我嘛，我向你保证，一遇到机会……我就一定抓住不放。

“可是，伊韦特这个姑娘，实在叫我大惑不解。简直是个谜团。她不是我从未见过的最狡诈和最邪恶的魔鬼，就是人世间所能找到的最天真无邪的人。她在那样污浊不堪的环境里生活，居然那么逍遥自在，得心应手，不是大恶人，就是天真到了极点。

“冒险家的一个杰出的后代，被推到这个阶层的垃圾堆上，好似一株奇花异草长在腐烂的东西里；再不然，就是个私生女，是哪个非凡人物，哪个大艺术家或者大贵族，哪个王子或者下了台的国王，一天晚上睡到她母亲床上。她是什么人，心中想什么，谁也弄不清楚。不过，你马上就能见到她了。”

萨瓦尔笑起来，说道：

“你坠入情网了。”

“没有。我排进队列里，这还不是一码事。其他追求者都是最认真的，我倒是要向你一一介绍。不过，我显然运气好些，已经领先了，人家向我表示了几分垂青。”

萨瓦尔重复说：

“你坠入情网了。”

“没有。她搅得我意乱心烦，她令我迷恋又令我不安，她吸引我又吓住我。我对她怀有戒心，怕中圈套；我想得到她，如同人口渴时，想喝一杯冰镇果汁一样。我被她迷住，可是接近她时

又心惊胆战，就像一个人担心被人怀疑为机灵的窃贼似的。我在她身边，对她可能的天真就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，而对她同样可能的狡猾，又产生一种极合情理的疑惧。我就觉得接触的不是一个正常的人，超出了自然规则，究竟是个妙人还是可鄙的人，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
萨瓦尔第三遍问道：

“我跟你讲，你坠入情网了。听你谈论她，口气就像诗人一样夸张，就像行吟诗人一样抒情。好了，挖挖你的思想，拍拍你的心口窝儿，还是承认吧。”

塞尔维尼没有应声，走了几步才又说道：

“归根结底，有这种可能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心里总惦念她。不错，也许我坠入了情网。这事儿我想得过分，要入睡时想着她。醒来时也一样……相当严重。她的形象总跟着我，紧追不舍，时时刻刻陪伴着我，总在我眼前，在我周围，在我心上。这种肉体上的魂牵梦萦，难道就是爱情吗？她的面容深入我的眼中，我一闭目就能看见。我每次见到她，心就怦怦直跳，这一点我绝不否认。看来我爱上她了，但事情又怪得很。我对她的欲望特别强烈，可是又觉得，要娶她为妻的念头太荒唐，太愚蠢，也太可怕了。我还真有点怕她，就像小鸟儿怕上面盘旋的老鹰。我也嫉妒她，嫉妒她那不可理解的心中隐藏着我所不了解的一切。因此，我心里总是捉摸：‘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儿，还是个可恶的荡妇呢？’她说的话，有的能让一支军队发抖；不过，鸚鵡也可以学舌。有时，她厚颜无耻，或者恬不知耻，倒叫我相信她的纯真；有时她很天真，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，又使我怀疑她从来就不贞洁。她像个青楼女子那样调情，撩拨我，同时又像个处女那样守身如玉。她似乎爱我，却又嘲笑我；她当众表现得就像我的



她说的话，有的能让一支军队发抖；不过鹦鹉也可以学舌。有时，她厚颜无耻，或者恬不知耻，倒叫我相信她的纯真；有时，她很天真，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，又使我怀疑她从来就不贞洁。她像个青楼女子那样调情，撩拨我，同时又像个处女那样守身如玉。

情妇，私下里又拿我当她的兄长或仆人看待。

“有时我就想像，她母女俩的情夫恐怕同样多。有时我又揣度，她可能一点也不懂生活，一点也不懂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而且，她还是个小说迷。在关系进一步发展之前，眼下我只提供给她书看。她把我叫作她的‘图书管理员’。

“新书书店每周出版的新书，全以我的名义寄送给她。而我相信她胡乱全看了。

“五花八门的东西，想必在她头脑里成了什锦沙拉。

“这女孩行为举止非常奇特，这种泛读杂览大概有一定作用。如果通过小说的万花筒来观察人生，那么观察人生的角度一定很怪，对事物也会产生怪异的想法。

“至于我嘛，我就等待。一方面，我对任何女人，还从来没有像对她这样钟情，这是肯定的。

“另一方面，我不会娶她，这也是肯定的。

“因此，如果说她有几个情夫，那么我就增加这个数目。如果说她没有情夫，那么我就是第一号，就像乘坐电车一样。

“事情很简单。她结不了婚，这是肯定的。谁又会娶原名奥克塔威·巴尔丁，现在称奥巴尔第侯爵夫人的女儿呢？谁也不会，理由可以列举出上千条。

“到哪儿能找个夫君呢？在上流社会吗？绝不可能。她母亲的家是个公共场所，利用女儿招徕顾客。没人娶这样家庭的女儿。

“在有产阶层里找吗？更不可能了。要知道，侯爵夫人这种女人，可不肯做亏本的买卖；她最终只肯把伊韦特许配给一个地位很高的男子，但是她又找不到。

“那就在平民百姓中找吗？越发不可能了。可见哪条路也走

不通。这位小姐不属于上流社会，也不属于有产阶层或平民阶层，她不可能通过婚姻进入其中任何一个社会阶层。她的母亲、她的出身、她的教育、她的遗传、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，都规定了她属于名妓阶层。

“她逃不脱这个阶层，除非去当修女，这也不大可能，因为她抛不开她的生活方式和情趣爱好。那么，她可能从事的行业只有一种：出卖色相。她非得走这一步，也许已经干上这一行了。她逃不脱自己的命运。从少女变成妓女，再简单不过了。而我真希望充当这种转变的关键人物。

“我在等待。许多人都想试试身手。过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一个叫德·拜尔维涅先生的法国人、一个称为克拉瓦洛夫亲王，以及一个名为瓦雷亚里骑士的意大利人，他们都标明了求婚者的身分，因此各自施展手段。此外，我们在她周围，还能数出许多地位低点的偷猎者。

“侯爵夫人要伺机而动。不过我认为她看好我了。她知道我很富有，对别人的情况还不大掌握。

“再者，据我所知，在展示富有方面，她的沙龙是最出色的。在她那里，甚至能遇见非常体面的人物，既然我们去那里，而且，体面的人也不止我们两个。至于女人，她也找到了，确切说来，她从掠夺钱袋的女强人堆里拉来最棒的。她是在哪儿发现的呢？不得而知。她那沙龙有别于真正坏女人的圈子，有别于淫乱者的圈子，也有别于任何圈子。尤其她灵感飞动，想出绝妙的主意，就是专门挑选那些有孩子的，特别是有女儿的女冒险家。这样一来，傻男人到她家中，就以为到了正经人家！”

两个朋友已经走到香榭丽舍林荫路。微风习习，从树叶间穿

过，不时拂面，就好像一把巨扇在天上扇动，徐徐送来轻风。树下人影憧憧，默默地游荡；另外一些则坐在长椅上，形成一块黑地儿。那些幽幽的身影说话声音很低，就仿佛彼此讲些重要的或者不光彩的秘密。

塞尔维尼又说道：

“你都想像不出来，在这娼家能见识多少荒唐透顶的头衔。

“提起这事儿，要知道，我就以萨瓦尔伯爵的名称介绍你，单称萨瓦尔会受白眼，大受白眼。”

他朋友叫起来：

“喂！不，这哪成！我不愿意让人抓住笑柄，还以为我给自己加了个头衔，哪怕一天晚上，哪怕在这种人家也不成。喂！不行。”

塞尔维尼笑起来：

“你真蠢。那儿的人就称我德·塞尔维尼公爵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又是怎么叫起来的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照当德·塞尔维尼公爵，既不抱怨也不抗议。这并不妨碍我。没有这个称号，我就会受到极大的蔑视。”

然而，萨瓦尔根本不信服：

“你嘛，是贵族，这么办可以。可是不行，在那沙龙里，惟独我保持平民的身分。糟就糟，也许更好，就当是我尊贵的标志……是我……超人之处。”

塞尔维尼一再坚持：

“相信我，这样不行，真的不行，明白吗？这么做简直不可思议，你就像捡破烂的，跑到帝王的聚会上。让我来吧，我就介绍你是上密西西比的总督，谁也不会感到奇怪。若是用名头，怎么都不过分。”